

杨玉坤 著

陝西楞娃

本书以水利泰斗李仪祉和爱国名将杨虎城将军珠联璧合的治水功绩为主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百年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作者在精心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用万花筒的创作手法反映出黄土高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陕西楞娃》在人物塑造上，推出了不同层面的300多个人物，真叫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像一座雕塑完整的文学人物大

本书以水利泰斗李仪祉和爱国名将杨虎城将军珠联璧合的治水功绩为主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百年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作者在精心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用万花筒的创作手法反映出黄土高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陕西楞娃》在人物塑造上，推出了不同层面的300多个人物，真叫琳琅满目，栩栩如生，像一座雕塑完整的文学人物大

下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楞娃

杨玉坤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楞娃. 下 / 杨玉坤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80680-906-8

I. ①陕…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8280号

第十三章

一

天冷了，下雪了。农村雪景美丽极了。清晨，小小村庄像用厚厚的白色棉被包裹着，红红的冬阳带着刺骨的严寒，映照白色无垠的田野。宛如泡沫的雪面上，尽是兔子、野狗、狼、狐狸、鸟雀的印爪，像梅花，像竹叶，有整齐成行的，有凌凌乱乱的，纵横交错……

整个村子像白色医院，了无点尘。几个庄稼人鼻孔冒白气，站在村头议论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蒸馍睡”，好大的白面蒸馍啊！

天早早黑了下来，不少人家点不起油灯。冬日天短夜长，庄稼人不下地劳动，本来属于捎带的“喝汤”——夜饭，也就减免了。老人害怕克化不了，啥啥也不吃，坐着或睡在热炕上说古经。女人嘴里吃着包谷豆，黑摸坐在炕边掐辫子。孩子在热炕上像老鼠钻洞，钻热被筒玩耍。男人肚子饿得快，抱怨说：“晚上也不烧汤喝？”女人说：“啥啥都不做，黑来吃了撵贼呀？馍在笼子里，就塞不住你的嘴，你没长手？”男人挨惯了老婆的骂，全当搔痒痒哩。可他心里给你攒呢，你别一而再，再而三把他惹火了——他要起楞娃来，像轰隆雷神，无论是料柯杈，还是板头腿，捞住啥是啥，敢往你身上搁。哪个女人身上没有二杆子男人的青伤红伤？“软颧”“没出息”“窝囊废”，分明是这片夫权思想旺盛的皇天后土的反向意识形态——是说怕老婆的男人不是男人，只有拿着鞭子降住老婆的男人是男人，才在人前有脸面。有种古老婚俗就是新媳妇进洞房门时，要从男

人胯下钻过去，意思是女人要被男人当马骑。

男人对婆娘的顶撞一般不在乎，心想：“叫你娃歪么，看我啥时收拾你！”于是伸手从挂在屋梁上的馍笼子摸了个夹杠面黑蒸馍，硬得像砖，又从蒜瓣上撕了几个蒜，攥在手里，出去夜游。村西头小庙里住着个耍蛇耍饭的花子张三，那儿是穷人和光棍的俱乐部。村东的石碾和村腰的石槽，是男人谰闲传、聚会的“沙龙”。月光和雪光交相辉映，如同白昼，将树的影子、人的影子在地上缩成一团。俱乐部和沙龙的话题，少不了书上的人物。农村人把小说叫“耍书”，你借给我，我传给你，书皮、书页都揉成了牛肉串串子。什么《杨家将》《五女兴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封神榜》《说岳全传》，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不大对这些吃粗米淡饭、感情粗放的乡下人的胃口，很难登“大俗之堂”。有些人压根就不知道先人还写了部《红楼梦》。《聊斋》虽然看不大懂，但鬼的故事多如牛毛。什么“金沙滩”“马陷淤泥河”“盘肠大战”“岳飞枪挑小梁王”，什么“李逵大闹忠义堂”“张飞吼断当阳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孙悟空大闹天宫”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都是自由评论家，畅所欲言。有人说：“看了《三国》能算卦，看了《水浒》会打架。”有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有人说：“看了《西游记》，如同放个屁。”有人评论唐、宋的皇上，只用四个字：“脏唐昏宋”，反正是黑说白道，谁也管不着。继而就是西安城里的逸闻趣事——什么亮宝楼、万能脚，某某秦腔艺人的某某拿手好戏、绝活及其风流韵事。继而就是鬼神，空里来，雾里去，鸡一嘴，鸭一嘴，谰得天花乱坠。突然，有人说邻村有个刚刚吊死的新媳妇，说因给娘家他大偷了婆家的半碗烟土，不堪公公、婆婆、女婿的羞辱、打骂，吊死在屋梁上。死后变成了凶鬼，坟就在村北，半夜有人开后门小解，见那媳妇坐在坟头上哭，穿的红裙子白袄，血红的舌头吐得有二尺长。顿时，说得人们的头皮“噌”地缩紧了，头发端立了起来。正当人们心神不定的时候，南岸地里传来狐狸的隐约叫声，继而北岸地里又传来狼嚎：“汪汪！汪汪！”——声音疹疹的，没有后音。双手袖着，缩头站在村道石槽旁谰闲传的庄稼人，一听就辨认出是狼学狗的叫声。“狼！”——有人提醒大家说。又是狼又是鬼，胆小的便缩着脖子悄悄离去了。胆大的有意大喊一声：“妖狼来了！”把人的魂能吓掉。剩下的几个人将烟袋锅子从嘴里拔出来，在石槽上一磕，猫腰撒腿就跑。只听一阵楼门轴子的“吱哼”声和“咣当、咣当”门板的撞击声，夹杂着狗的“汪汪”声，静夜里恐怖极了……

大家嘴里吸溜着，一跑回屋就坐在热炕的火眼头上，先暖和暖和，用冻得像冰块的手冰孩子的热屁股，逗孩子玩耍。又同老婆搭眼撩舌地丢景。农家是半年

辛苦半年闲，男人也没个甚娱乐，特别是冬天，日夜围着老婆转。有的男人一上炕，见孩子睡着了，就瞥乱老婆。老婆正忙活着给娃缝过年新衣，害叵烦，说道：“欺侮了一辈子，还没欺侮够？啥熊人些，一天啥啥心都不操，光谋的……”难怪像老鼠一样生儿子，生的儿子衰弱得几天都不睁眼。亏搭当时缺医少药，生得多死得多，疾病给人薅了苗——调节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至于上学，不少人没进过学堂门，斗大字不识半升；不少人只在学校茅子拉过几天屎，认得钱票，便去学手艺；只有极少数人上个中学，便是村子的大秀才；大学的门槛像天高，更不要说漂洋过海留学了。所以，有不少村子不是木匠窝窝就是裁缝窝窝，尽是手艺人。

原振声小时候，最爱带上家里的大黄狗在那天光云影、充满天真和童趣的田野撵野兔。春天，那一望无际的麦苗铺向蓝天，柔和的春风拂吻着麦苗的尖尖儿，兔子顺着麦行子溜，狗虎视眈眈，警惕的眼睛在寻找猎物，那绿海中的百米赛跑啊！秋天，那收秋后空旷的田野，地上开着小花，大黄狗撒欢，嗅嗅蓝色小菊花，用鼻子擦擦红色打碗花，抬起后腿撒尿，忽然发现了禾堆后的兔子，便猛扑过去，绕着禾堆左转右跑。冬天，雪天雪地，那兔子被狗追急了，一跳一点地在雪地里“撂棒槌”，像鲤鱼在水面上跃蹦。村人说“兔一点，丈二远”，有些笨狗哪里撵得上？劳而无获，它摇着尾巴败兴归来，见了主人低着头，嗅着地，撒欢跑几圈，显示出阿Q精神。农村人逮住兔子并不吃兔肉，而是喂狗吃。也不吃鸡肉和猫肉，说什么“死鸡赖猫”，以为猪肉最好。谚云：“羊肉膻，牛肉蔓，要吃猪肉没有钱。”

到了秋月天，正是碾场打秋的时节。每当炎热的中午，人们都回家吃午饭了，村子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母鸡刚刚下完蛋，飞到后墙桑树枝上清脆地叫：“嘎嘎蛋！嘎嘎蛋！”七八岁的原振声并不吃饭，贼眉贼眼地悄悄溜出村，跑到张大妈的胡桃树下。他四顾无人，便将脚上两只破鞋，像瓦片一样蹬掉，纵身一跳，双手抓住树枝，一个鹞子翻身上了树。他站在树杈楞，又是摘又是摇。那圆溜溜泛着绿光的胡桃，“噼里啪啦”落了一地。他贼眼一转溜，看见大路上有人来了，便两手抓住树股，一个“张飞卖肉”跳了下来。他脱下自己的裤子，用禾草将两个裤腿一绑，弄成捎马，将收获之物尽皆囊之，大获全胜而逃。他偷偷转移个地方，埋在村外土里，土堆上插几根猫娃草作记号。胡桃埋在土里，绿皮慢慢腐了，他便像在自家板柜里取食物，三三两两挖出来解馋。

他还砸绿胡桃吃。吃绿胡桃要用砖头砸掉外面一层绿皮儿。那绿皮儿能染布，原振声的手经常被染成黑色，十天半月都洗不掉。张大妈看见了，说道：“碎崽娃子，两个黑爪子像掏了老鸱尻子。”言外之意是说这小子偷了自己的胡桃，便问他：“胡桃哪里来的？”“贼没赃，硬似钢”，原振声两眼一瞪，快嘴说

道：“反正没摘你家的。”说着，便跑开了。碎卒卒娃，哪个不是馋猫？张大妈又气又心疼，但就是抓不住这个小贼娃子，并不是怕他吃，没熟好，嫌他胡掰乎。

小娃好奇又贪嘴，他整天在田地里野，摘几个豆角在口里嚼，一会儿摘桃子吃，一会儿摘桑葚吃，手好像害痒痒，从小枣树旁走过，也要抓住摇几下，果然摇下几个绿蛋蛋，他咬一口嫌生，“叭”扔在了地上。他是娃娃头，爱打抱不平，但从来不欺侮弱小。

人们说张大妈的“命不好”，过得门来像鸡下蛋一样，“扑通扑通”连着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叫“爱弟”，二女儿叫“招弟”，三女儿叫“引弟”，但就是招引不出个顶门立户的牛牛娃来。张大妈不到黄河心不死，又生了三个，都是女子。其中两个一生下来就给人了，最后一个刚刚落草就用被子捂死了。

如今张大妈六十多岁了。她心地善良，一辈子爱牛牛娃爱不够，提起女孩，便说“烂女子”“臭女子”。她从杂货铺买包黑糖，走在村道上，用指头蛋儿蘸着给娃娃口里抹糖，见一个抹一个，见了男孩，先给口里抹糖，再用手隔着裤子摸小牛牛，嘴里嘟囔道：“你个牛牛娃。”有一天，学生娃娃放了学，一溜串儿走在黄土巷子里，这老婆婆堵在巷子口，一个一个摸。孩子讨厌她，左躲右闪，她扭着小脚，左挡右拦，哪怕在你身上拍一下，也就过关了。摸小男娃牛牛，是关中人一种习俗，大概来源于远古人类对性器官的崇拜吧？

原振声并不讨厌这老婆婆，男孩子嘛，摸个牛牛算什么？但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给自己糊弄了个媳妇，是沟东她娘家的侄女儿。别以为沟东沟西只隔一条清水小沟，沟东和沟西的人说话的口形口音就不同。沟东人把“坐”念“错”，把“白”念“盆”。沟西人笑沟东人咬字轻佻，沟东人笑沟西人咬字笨拙。沟东女人以掐辫子、编草帽为营生，沟西女人以纺线织布为生计。沟东沟西并没有因风俗习惯不同影响通婚，只是增加了不少说话口音上的笑料。沟东姑娘似乎比沟西姑娘更水灵更飘，但张大妈的侄女却大相径庭，是个老实疙瘩，人高马大，一包的力气，是个好劳力。

原振声早年丧父，母亲寡妇磨娃，将他一尺半寸拉扯大。他9岁母亲便包办给他定了亲，媳妇比他整整大了八个相。他13岁，母亲就给他行了大礼。晚上，他不到媳妇房里去，母亲教导说：“男长十二托父旨，娃，你不小了。”

原振声自从娶了媳妇，便结束了孩童时的顽皮和任性，变得老成持重了。他孝敬母亲，发奋读书，果然不负母望。他学业有成，回家和老师治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精神。对于自己的婚姻，什么爱情不爱情，什么夫妻生活，他不去管，好像家里雇了一个女长工。陕西农村有不少男人，在外面干事不都是单挑？想媳妇被人看成没出息，这似乎是祖辈的习惯和遗风。好在母亲有媳妇照管，他一年一年不回家，也无甚牵挂。但结婚八九年了，媳妇没有生养。

原振声的母亲毕竟是个不明事理的农村老婆子，也人高马大，圆胖的派派脸，重下巴，重角大眼，小脚穿着高木格鞋，走路像皮影人儿。媳妇不生娃，她不怨儿子，光指桑骂槐地骂媳妇，什么“丧门星”呀，“扫把星”呀。媳妇满肚子委屈，只能回门对娘哭。哭得娘伤心了，动怒了，拐拐儿一拄，敲敲打打找上门来闹，张大妈也跟上护驾。闹了一阵子，气消了，擦了把眼泪说：“回，生女子倒了八辈子霉，谁叫咱的桶下在人家的井里呢？”说着，气呼呼地拄着拐棍出了村。原振声母亲从屋里跑出来，骂原振声道：“你丈母娘要走，你也不挡住？连个礼都不懂，快撵去！”原振声磨磨蹭蹭，追出了村，见他丈母娘已过了沟了……

工作不顺心，家庭也不顺心，原振声装了一肚子气。他郁郁寡欢，耷拉着脑袋，害气地搭车回到了水利局。

吴清泉一见原振声像见了亲人。他到街上买了二斤回民老铁家的腊牛肉，买了两瓶太白酒，还有花生米之类的吃食。

晚上，两个人关在房子里借酒发火。原振声喝得大醉，手里攥着个酒瓶子，坐在砖铺地上发酒疯。他大骂张乔生、上官臣、西施正旦，将肚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哇哇”地往地上吐。

吴清泉喝得半醉，想将原振声拉上床，但怎么也弄不动那一吊子。结果，一个倒在床上，一个倒在地上。半夜里，吴清泉小解，南方人屋角放个马桶，拉屎拉尿，窗子又关闭着，屋里的酒气、臭气，乌烟瘴气。第二天醒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傻傻地笑。

吴清泉先起来，将屋子收拾了一下，然后刷完牙，洗完脸，又给原振声打了盆洗脸水。原振声伸了伸懒腰，说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酒，竟醉得像烂泥，现在太阳穴还隐隐生疼。”吴清泉道：“都是叫小爬虫气的。”原振声道：“尿管！烂车擗到雨地里，豁出去了，看他张乔生能把锤子咬了。走，到老孙家吃泡馍去，今儿个我请客！”

吃完泡馍，两个人在街上逛来逛去，肚子又饿了，便到南院门吃葫芦头。原振声身高膀大，胃口特好。吃完回到水利局。原振声说：“酒不能喝了，再喝就得喝死，咱们看戏去。”吴清泉道：“你们陕西外戏，唱戏同吵架一样，我看不进去。”原振声道：“你懂得个辣子，只怪你看得少，看多了上瘾哩。”吴清泉乞求道：“老哥，就饶了我吧，昨夜没睡好，浑身没一点劲，今晚我想安静安静，看一会儿书就睡觉。”

原振声道：“你看啥书哩？”吴清泉道：“我正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原振声道：“张恨水，有人在报上骂张恨水写的书诲淫诲盗。”吴清泉摇摇头道：“不对！不对！因为张恨水最负盛名，因而一些贾利之徒，无聊文痞，往往盗用

其名氏，造作俗恶言情小说，刊诸各地小报，一时“恨水”之名，泛滥成灾。据说，鲁迅先生的母亲，很喜欢读张氏小说，鲁迅并不以为忤。鲁迅曾数次托友人代购《金粉世家》诸书，函寄北京太夫人。”

原振声道：“这些作家也不知为啥，故宁把名字叫得怪怪的，恨水，恨什么水？”

吴清泉道：“我有个老师崇拜张恨水的小说，他到《新民报》见到他，却大为惊诧。他原以为张氏是小说名家，又善于言情，必属风流倜傥，多愁善感，楚楚文士，不料他的体态团团若家翁，因而忍俊不禁。因笑问：‘先生有伤心事耶？’张氏闻言大笑，告曰：‘吾名取自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吾名恨水，乃有自勉之意，不过是爱惜光阴而已。”

原振声道：“这‘恨水’二字原是从这样好的词句中来的，我们这些学理工的哪知道个中深意，只知道‘X加Y’罢了。”

吴清泉道：“历史往往是统治者的历史，所谓‘兴者王侯败者贼’，作为亡国之君，李煜自然被说得一塌糊涂。其实，李煜有女性的纯洁、善良、率真，无论当皇上还是当俘虏，有女性不受政治、社会、环境污染的品质，没有丝毫虚伪。因而有人评论他的词：‘绝无皇帝气，可人，可人。’大概佛祖感动于他的虔诚、善良、率真的人性，不让他以身殉那个弹丸之国，而让他忍辱负重，受尽佛祖、基督的炼狱之苦，从而登上‘千古词帝’的宝座，唱完他的千古绝唱《虞美人》，飘然脱去臭皮囊，获得生命、灵魂的永恒。而赵匡义这个被权力扭曲的阴毒小人，连他哥赵匡胤都敢‘斧’，何况李后主。当他得知李煜过生日让歌女唱他的新作《虞美人》时，并没有因这首词的高超的艺术感染力而产生爱才之心，竟动了杀机。武则天看了骆宾王的《讨武檄文》，感叹大才不能为己所用，而赵匡义这个混蛋懂得什么？李煜被杀也证明他是个灵魂不屈的硬汉子。中国文化把气节看得高于生命，而西方文化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如果李煜是‘千古词帝’，李清照就是‘千古词后’了……”

原振声道：“你倒会配对，你到底去不去，啰啰唆唆的，把人都能急死……”

吴清泉道：“我说了这许多，你就把我饶了。你赶快走，莫要把你的好戏耽搁了。”

原振声见说不动吴清泉，便哼了句“有山人在茅屋苦苦修炼”的秦腔二倒板，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老原，啥事嘛，看把你高兴的？”同人王宗人刚刚路过门口，问道。

“咱是天不收，地不管，阿搭有戏不嫌远。一不怕扣工资，二不怕开除，三不怕蹲黑房子。”原振声有意放大声音唱凉腔。

王宗人道：“水利局把人亏了，让那万货当副局长，一天拽（舒服）的，屁屁事不弄，嘴里叼根烟，影舞来，影舞去，给他先整人哩！”

原振声说：“只怪咱舌头短，不会舔痔疮！”这原振声说话能闹（毒）死老鼠。

王宗人抖起大拇指道：“那天，掬个刀把狗日的撵得满院子跑，才解恨哪，大家都说老原是这个！”

原振声黄牙一龇，笑了，说道：“去去去，再甭给鳖上汤了！我也是猴急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一看怀表，说道：“哎呀，贪同你漏闲传，把我的好戏耽搁了，王文鹏的《葫芦峪》，去不去？”王宗人说晚上有事，便挥手告别。

夜色中，原振声疾步向易俗社走去。

走到案板街，他看见看戏的人极多，拥拥挤挤。有一老头说：“快走快走，双喜子的活孔明，古往今来再不能！”这老头是水利局隔壁一个“老西安”，人人喊他“老赵”，是个戏迷，原振声认识他，是个“追星族”，平时提个鸟笼子，脚上的鞋趿着，只要看王文鹏的戏，就弯腰把鞋钩上了——生怕走慢耽搁了。老头看戏还有个特点，掐头去尾，只看王文鹏出来的一节。他同人谈论戏，评头品脚，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动手打架。

戏园子门口拥了一大堆人，闹闹嚷嚷，有几个高声卖飞票的。原振声听见开场锣鼓敲响了，心中慌急，不惜高价钓了一张三排正中的好票，挤了进去。

那时夜场的戏，都是一本捎一折。先演折子戏，是《断桥》。演主角的白蛇是个男旦，打了嗓子。有人说同行妒忌他，暗地里给他喝水杯子里放进了耳屎。唱戏凭的嗓子，钉鞋凭的掌子，没了嗓子便成了人们说的“二昧狗”。台下一片嗡嗡声，还有人拍倒好起哄，口里喊道：“进去！进去！”老人趁空一次又一次地上去茅房，先把自己弄利索，省得到了紧板处憋尿。一些早早坐在前几排的戏迷，闭着眼养神，像瞌睡一样，半天抽一口烟，他们知道好戏还得一会儿，犯不着浪费精神。还有一些是老熟人，好久没见面，见了面亲热得不得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无聊的气话先说不完。剧场里嗡嗡嗡嗡，像春天的蜂房。人们眼巴巴地瞅着那个“二昧狗”进了二帘子，才齐刷刷放出精神来。

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王文鹏粉墨登场了。到底是把式，提袍、甩袖、亮靴底，动作潇洒自如，台架沉稳，唱腔有大板乱弹，还有撘板，耍腔，听得人心动神摇，回肠荡气，泫然泪下。台下掌声阵阵，原振声的手都拍麻了，真过瘾！

但就在此时，正演《诸葛祭灯》的王文鹏，突然“咕咚”一声从桌子搭的“土台”上跌了下来。台下人顿时愣住了，这样的把式也有失手？但人们并没有拍倒好，猴都有个丢盹处不是，大家太喜欢他了。但出人意料，跌倒睡在地上的王文鹏，一只胳膊一撑，半坐起来，胡子一摆，叫起板来——哎，哎哎哎。

台上的剧务人员和文武场面的人员见王文鹏失了手，也惊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见王文鹏叫起板来，便赶忙敲打起来。只见诸葛亮微闭着眼唱道：“年纪迈来血气衰，走上土台跌下来，二次我把土台上——”

王文鹏随机应变，化险为夷，现编词儿现演唱，弄得天衣无缝。台下又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好——”，“好——”，还夹杂着呼哨声。

人说，再好的戏也有谢幕的时候。原振声从闹哄哄的剧场挤出来，只觉得心旷神怡，余音绕梁；可他一想到水利局的麻烦事，一丝忧患意识悄然袭来，心又沉重下来。

“救命！救命！”原振声走到案板街，见无路灯，黑糊糊的，忽听前边有呼救声。他飞跑上去，见黑暗中有两个男子正抢一个老者。老人拼命挣扎，那两个家伙将老人倒提腿拉上耒地。原振声大吼一声，冲上前去。那家伙拔出刀子来，原振声一脚踢踏在那家伙的腰中，将他踢出老远，坐在地上。原来是两个大烟鬼，骨瘦如柴，怎经住这像牛一样壮汉子的拳头，便逃之夭夭了。

原振声从地上扶起老人，见满脸是血。老人说钱被抢走了，痛不欲生，腿又被打伤，难以行走。

“大伯，你家在哪？”原振声扶着老人。

“鸡市拐……”老人喘着气说。

原振声将老人背在背上，想到早死的父亲，眼泪哗哗直往下流。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原振声将老人背背扶扶，好容易弄到他的住地。

这是一片鸟巢般的窝棚，坐落在城墙根一个坑坑洼洼里。窝棚沿着马路，半截埋在地下，路面比棚顶还高。更叫人烦的是垃圾中间汪着一汪死水，臭气冲天。死水中竟长出豆芽来，一到雨天，烂泥没脚。刚才，原振声没留神，就胡里麻擦踏进死水里，溅了一身泥，他并没心疼他的皮鞋、衣服，救人要紧。

“莉萍！你爸——”见有人喊叫，一些窝棚里的妇女、小孩都跑了出来，有的妇女手里提着炒菜的锅铲子，锅铲子上的油在月光下闪光。一个细苗苗的姑娘从窝棚里跑出来：“爸！”她在门缝露出的道道灯光中，看见父亲满脸血迹，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着急地问道：“咋咧？”

她和原振声一左一右将老人搀回窝棚，一个扶头，一个扶脚，将老人平放在床上。“出去！出去！”姑娘用双手像轰鸡一样，将跟进来的泥孩子轰走了。这时，原振声看见她脚下穿的皮鞋，是不时兴的浅圆头，脚背上还攒了一根皮带。样子虽老，但穿在姑娘脚上却那样美。屋子黑角角站着一个病病咧咧的老年妇女，准是姑娘的母亲。她嘴里嘟嘟囔囔说：“叫你甬出去，甬出去，你就是不听，一辈子烂戏先看不够！”老人有气无力地说：“活该倒霉哩……从戏园子一出来就碰上两个大烟鬼，瘦得能端一簸箕，要是年轻，早将狗日的砸成了肉

泥……老了……进货的钱忘了放在家里，叫抢去了……”

老年妇女听说丢了钱，不问老头伤势死活，又嘟囔说：“你不把一家人害死心不甘。穷命抽的，有两个钱先烧得不行。我看你没钱进货咋处呀？大家等着喝西北风！”

“妈——”那叫莉萍的姑娘尖着嗓子，禁端（训斥）她妈说。意思是，贼走了关后门，这阵说这话有啥用，还嫌爸爸不伤心，给他伤口上撒盐。莉萍用湿毛巾给爸爸擦脸上的血迹。老人说：“阎王爷整天派小鬼抓人哩，咋不抓我这老没用的？还嫌我的罪没受够？要不是我娃，我今晚就拿绳绳上吊呀……”说得姑娘的眼泪流了出来。

“大伯，我送你到医院先看伤！”原振声道。老人说：“不打紧，那家伙一拳打到我的鼻子上，鼻子爱出血，不用去医院。我们穷人，伤骨头伤皮，是家常便饭，扛扛就过去了，死不了……”

原振声从衣袋里掏出了几个现大洋，说道：“大伯，我身上也没装多少钱，这点钱就留下看病吧！”老人吃惊地坐起来道：“这可使得！我从没见过这大的钱，进货也不过一两个现大洋，非亲非故，不敢收。”原振声道：“大伯，这钱你一定收下，不用还！”老妇人听了，拖着病身子走过来，趴下就给原振声磕头。原振声赶忙扶住说：“大妈，你恁大年纪了，我可担待不起。”那老年妇女吆呼女儿说：“莉萍，你还不给你大哥泡茶，先看你瓷的！”莉萍也十分感动，赶忙泡茶亲手递到原振声手里，那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像斟满了青春美丽的美酒，骨碌来，骨碌去，说道：“大哥，谢谢你！”

这姑娘的眼睛仁仁里不仅有珠而且有“水”，她见原振声身高膀大，胸阔体魁，戴副黄铬色眼镜，斯文、善良。她这窝棚里哪里来过这样蓬荜生辉的人物？因而问道：“大哥贵姓？一定是读书人，有好书借给我看看。”原振声道：“不敢，姓原。是搞水利的，尽是水利书籍，怕你不爱看？”莉萍嫣然一笑说：“嗯——我就爱看水利书。”原振声这时才听懂话里的话，心想：“到底是城里人，这小姑娘心眼挺多，挺戳撑（大方）。”于是说道：“改日我再来看大伯，给你带本书怎样？”莉萍道：“那我先谢了，大哥千万莫要失言！”莉萍的父亲说话了：“看这瓜娃，你原大哥甚等之人，你不知高低，还要麻烦他！”知女者莫如其母，莉萍母亲心里抱怨说：“没棱水的，老东西真真糊涂了，连女儿的用心都听不懂，榆木疙瘩脑子，一辈子都甬想开窍！”

莉萍将原振声送出门，目送他走了十多米远，还喊道：“原大哥，小心那片死水！”她不放心，又跟着将他送过那片死水滩，才甜甜地招手说声：“再见！”月光下，原振声见那握着手绢的手，手指软软的，手帕在晚风中荡漾，心都醉了……

这莉萍芳龄18岁，属小狗的。父亲叫李进财，原籍三原人。祖上也是个土财东，骡马成群。到了进财手里，时运不佳，先是牲口倒槽，后又遭遇火灾，家业衰败了。光绪三年大年馑，李进财一家才体会到饥饿罪的难受。“妈的，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他咬咬牙，将10亩地卖的钱，倒手买了5个锅盔。他从街上回到家里，在路上一个人掰掰尝尝，垫肚子就牺牲了一个。回到家里还绷着脸给老婆“编筐”（说谎），说妈的，10亩地才买了4个锅盔。于是，他便同妻子沿门乞讨，吃舍饭逃荒到西安城里。他看见肮脏的小街小巷、城墙内外尽是迷宫似的贫民窟，有不少人说的河南话，是从河南黄泛区逃荒来的。见又厚又高的城墙像山崖，便因地制宜，在城墙根挖个窟窿，外面用树枝、烂席片搭个棚棚子，避风遮雨。李进财也看样学样，弄了一个家。荒年熬过来了，李进财拉起黄包车，妻子给人家洗衣服、做女红。后来就在窝棚里生下莉萍——那是个春天的黎明，小鸟在窝棚上翠鸣，老鼠在墙角露出头来，用爪子捋胡须微笑。李进财将肉蛋蛋抱到窝棚口，在漏进来的春阳下端详——那皱皱巴巴的红熟熟脸，黑头发，心里甜笑，说道：“人都说，才生下来红，将来就白，我女子是个漂亮千金！”妻子道：“穷得叮当响，烂女子，半文不值，还千金哩！张口货，看你拿啥喂呀？”李进财只是笑，夫人道：“笑，笑，吃了喜娃妈的奶了，看把你高兴的！”夫妻俩含辛茹苦，好容易把女儿拉扯大。李进财老了，黄包车拉不动了，便摆了个纸烟摊维持生计。妻子老年多病，三天腰疼，两天胃疼，她的工作慢慢由女儿顶替了大半。这莉萍聪明伶俐，女红比母亲做得还好。

眼看莉萍一天天长，出落得玉玉亭亭，居然成了这窝棚世界里的美人儿。她喜欢孤芳自赏，一个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照着影子走在这窝棚小世界里。她感到在她的周围，是一片攀高折桂，然而望尘莫及的眼光。她走在春天的郊外，感到自己与鲜花同时怒放。尤其近年来，她的芳容灼人，提亲的人越来越多，她心里好像有个无形的天平，她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价值。她开始用斜眼和白眼看人了。“嘻嘻！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鼻子一动，脸上露出目空一切的神色，似乎这窝棚世界都踩在她的脚下。当然，她并没有“守株待兔”，因为她充分意识到，时光在流逝，自己也不能永葆青春。她日夜为自己婚姻设想。她坚信，像她这样的“丽质佳人”，虽然出生在鸡窝里，但只要努力，一定会展翅高飞，落在一棵梧桐树上。

吴清泉在事业的逆境、低潮中，又遭人格尊严的伤害，因而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殉情的念头。他时刻等待命运的宣判。他感到天地灰蒙蒙的，太阳也没有颜色，花草树木都懒洋洋的全无生机。他一闭眼，就是“咚咚”的敲门声和罗锅沙哑的叫声，他甚至想到报纸上赫然刺目的“桃色新闻”，继而便是张乔生黑着驴脸在大会上像宣判罪犯一样的恶态。他的精神崩溃了，他无力挽救他生命中被丘比特之箭射伤的女神，雪为肌骨易销魂，他只等待与女神一同毁灭。

然而时间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吴清泉并没有看到世界末日的来临，太阳又新鲜红润地从东方徐徐升起，屋外的鸟叫声是那样婉转、甜润，心中的女神又驾着五色彩云，从天而降，世界又恢复了生机。

吴清泉对镜理妆。他到街上理了发，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哼着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回到水利局。毕竟是年轻人，心灵的创伤像手指被树枝划破一样，好得极快。

他兴高采烈地刚走进水利局大门，办公室女秘书黄丽丽说张局长“有请”。吴清泉的头“嗡”的一声，顿时冒出冷汗来。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命运的恶神虽然姗姗来迟，但说到就到，最终还是来了。

吴清泉浑身麻木，面有羞色地走进张局长办公室，见原振声品麻地坐在沙发上喝茶，心里似乎有点倚仗。女秘书给吴清泉倒了杯茶。“奇怪，张大人为啥将他的对头请了来？”吴清泉心想。自从张、原发生火拼后，张乔生晚上来到上官府，对上官臣、赵飞燕倾诉原振声的可恶。他咬着牙说：“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这陕西刁野得很，都是些二尿，拿个铁面刀乱抡，非开除不可！”赵飞燕道：“栽他个娃样子，不信猫不吃糰子！”上官臣阴着脸，半天才说：“不能鲁莽，咱们是外地人，不能把事做绝……”张局长听了，说道：“还是老师想得周到。”便放弃了“开除”的念头。

吴清泉见张局长穿了件灰哔叽夹袍，套了件青马褂，光净的面皮，微微养了一抹上唇胡子，倒不失个官僚样儿。他正在写什么，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

吴清泉的心“突突”地跳，他见张局长放下笔，转过身来，紧张得差点停止了呼吸。

张局长的脸色并没有变，也没有拉长，而是换了一副尊容，说道：“李老师不在，咱们都是河海同学，水利局的事，还得老同学帮衬些。中午，我们三人到

曲江春酒楼吃顿便饭，好好谈谈工作。”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吴清泉莫名其妙，倒有些受宠若惊。

吃饭中，吴清泉感到张乔生像换了一个人——大气磅礴，语言幽默，俗不可耐的“钻官虫”平添了几分儒雅风度。吴清泉趁张乔生去洗手间，悄悄对原振声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这人心善面软，视人心皆我心，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他是隔着一层雾看人，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抵抗力，特别承受不起人给个好脸。陕西有句俗语：“男人面软必受穷。”别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就会上当。他受到张乔生如此礼遇，一笑泯恩仇，前嫌尽释。

原振声站起来望了一眼门外，小声说道：“这一向西安风声紧，刘镇华的统治摇摇欲坠。上官臣如坐针毡。张乔生‘拽’不成了，除了同西施正旦鬼混外，在水利局不理‘朝政’，用公款大吃大喝，借酒浇愁。你以为他有啥好心请咱俩，去他妈的，什么老同学，给老子上舞咧咧（耍花腔）哩。古人云：‘宁为小人忌讳，毋为小人媚悦。’他娃的花花肠子我看得透透的。”

吴清泉如梦初醒，嘘了一声。他庆幸命运之神并没有将他推下悬崖峭壁。他吃完饭回来，就提笔给李琳去了封信，盼其佳音……

第二天，窗外有人呼叫：“小原，你表妹找你，人在门房！”

原振声一愣，表妹？自己长这么大，哪有个表妹的影影？他沉着脸来到门口，从门外探头望进去，见门房内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位水葱似的姑娘。粉颈低垂，好面庞儿，好风韵儿，穿件蓝色点花旗袍，瘦瘦地拖平了脚背。这件随身可体的衣服像一件艺术品，勾勒出她那不胖不瘦、柔腰细气的窈窕体态，那幽暗、雅素的颜色，也像是别出心裁选择的。这种颜色最上脸，使她黄白色未施脂粉的面庞显得那样妩媚、俊俏。她轻描眉毛，淡施朱唇，头发披肩，像春天的瀑布。她手里提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毛织袖珍提包，大有“画龙点睛”之妙。原振声以为她找错人了，愣愣地看着。姑娘抬起头来，羞羞地嫣然一笑，直条条地站起来说道：“哥，你说来咋不来？我妈捏好了煮馍，让我叫你呢！”

“莉萍！”原振声认出来了。真是人的衣服，马的鞍子，这姑娘穿戴起来，比那天晚上更显得标致妩媚，而且如此摩登。原振声将错就错，说道：“莉萍，到哥房子喝杯茶。”莉萍道：“不去了，我妈捏的煮馍放在蒸算上，害怕堆积，这会儿你没事，同我一起走，两位老人在屋里等着哩！”原振声想换件衣服，再刮刮胡子，说道：“那你就在这儿等等，我取包烟。”莉萍笑道：“有哩，啥烟都有哩！”心想：“我爸的纸烟摊本钱全是你给的，还缺你抽的烟？”原振声无奈，便向吴清泉打了个招呼，就同莉萍走出了水利局。他回过头来，见水利局院子里站满了张望的人，其中就有脚尖踮起的吴清泉。这姑娘的美丽，将水利局的天都照亮了。

像金箔一样的夕阳将它的光辉洒在窄窄的巷道里，半边阴泊半边阳泊。原振声走在阴泊里，莉萍走在阳泊里，像鲜花灿烂极了。巷中甚寂静，巷尾有一吹糖人的矮怪老头，背驼得像背着个锅。他的担子周围围着一堆小猴子般的孩子。莉萍好奇，挤在孩子堆里看。原振声问她属啥的，她笑着说：“小狗。”原振声掏出零花钱，给她买了只糖人小狗。她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不时地看一眼，说道：“原先生，你家里都有啥人嘛？”原振声道：“你这旗袍真漂亮！”莉萍道：“这是软缎，在江南才两三毛钱一尺，是一个从南方回来的亲戚捎的。”人家不愿说，故意用话岔开，莉萍也不好再问。

原振声闻见莉萍身上细细的异香味儿，身心融化了。他和妙龄女郎哪有这种贴身独步的经历？真是鬼使神差，那天晚上，在昏暗灯光和朦胧月光中，他同莉萍邂逅相遇。她像一片美丽的云朵，经常在他眼前飘动。他的鼻子似乎发了神经，老闻见青春少女的芬芳。他想到家里的老母和妻室，便冷下心来。不过那美丽的云朵，无论白天黑夜，甚至甜蜜的梦中，都来问津，弄得他心神不安。刚才，原振声见莉萍问家里人，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装聋卖傻。莉萍见缝插针，说道：“原大哥，嫂子咋不来西安？”原振声霍地红了脸，支支吾吾，半天才说道：“老家蒲城有老母……”

这姑娘可尖，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追问道：“就她老人家一个人，谁服侍呢？”

原振声的心“咯噔”了一下，脸又变白了，含含糊糊地“哼”了一声。他不愿让姑娘失望，让这和谐的气氛蒙上无形的阴影。莉萍心想：“大哥是个老实人，靠住没有媳妇，不然为啥一提嫂子就脸红？”

晚霞像烧红的钢水映在窝棚西边的那片死水里。原振声和莉萍走到水边，像站在西子湖畔，两人拉长的倒影浸泡在被晚霞涂红的明镜里。

莉萍走到自己门口，细着嗓子叫道：“妈，看谁来了？”

“原先生！”两位老人几乎是夹道欢迎了：“坐！请坐！”

莉萍倒茶，并取出一盒好烟来撕开商标，从中抽出一支香烟递给原振声。她又用灵巧的手儿划了根火柴，给原振声点烟。原振声瞅着美人儿，甜甜地吸了一口。那味道嘛，连同姑娘的红情绿意和炙口秀色，都吸进五脏六腑之中。

原振声坐着喝茶抽烟。莉萍拉母亲到厨下密语道：“人家没有……”母亲又将这一信息密告给老头儿。俗话说：“丈母娘见女婿，扑拉得像个老母鸡。”她母亲便以“未来的”自居，立即着手给这“未来的”做荷包蛋；老头儿眼里有活儿，便一屁股坐在灶火墩上拉响了风箱。

荷包蛋要吃双的，这是讲究，还要由“丈母娘”亲手端给“女婿”。原振声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道：“姨，我刚在局里吃过饭。”莉萍笑道：“我想吃还

吃不上哩。”李进财老人道：“原先生，出门在外，不要作假。这里就是你家。”原振声道：“伯，不作假。”

于是，原振声便吃了一个荷包蛋，剩下一个有意不吃。莉萍走来了，端起碗笑道：“这样好的荷包蛋，平时哪能吃呢？我不嫌剩下的巴巴，爸，你吃不吃，你不吃我就吃了。”说着，便当着原振声的面，秋波闪动，咬了一口，便将碗端进厨房去了。

低矮的屋子里烟气腾腾，从窗子射进几道阳光来，光影一道一道落在锅盖上。老两口又忙活着下饺子。老头儿梗着脖子，将风箱拉得倍儿脆。水烧开了，蒸气从锅盖缝儿向外冒，听见锅里“咕嘟咕嘟”响。莉萍的母亲一手掀开锅盖，蒸汽“呼”一下冲上了屋顶。她端起一蒸算饺子，“哗啦”一声倒进锅里，盖上锅盖说道：“火加大。”老头儿鼓起劲儿，用拨火棍拨火，将风箱拉得“呼呼”响。

锅开了，蒸汽冲开锅盖，白沫儿“呼”地溢了出来。莉萍母亲一手提起锅盖，“哗”一声，点了一瓢水，又盖上锅盖。俗话说：“头锅的饺子二锅的面。”饺子烧两煎就熟了。小户人家，吃饭都是大老碗。莉萍的母亲给原振声舀了骨堆一老碗。原振声又说吃不了。莉萍将自己的碗端来说道：“你给我夹几个。”原振声给莉萍夹了几个饺子，才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莉萍的母亲走来，一边用围腰擦手一边问盐甜还是醋酸。原振声吃得满头大汗，说道：“美着哩！”说完，觉得这话有些粗野，文人嘛，应当斯文些。他抬头看了一眼莉萍，莉萍在抿嘴儿笑。

吃完饭，李进财同原振声抽烟闲聊。李进财道：“原先生贵府？家中都有啥人？”原振声见问家里事，心中隐隐不快，打马虎眼随声附和。

原振声望着纯真、活泼、漂亮的莉萍，他的良知提醒他，这儿不是久待之地，于是说道：“伯、姨，感谢你们，我该回去了。”

父女三人将原振声送出门外，又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常来家里坐。莉萍道：“爸，你回去，我送原先生。”李进财和夫人十分赞赏女儿的机灵。

在夜幕月色中，莉萍将原振声拐弯抹角，踏着泥水，送出窝棚世界。他们走到“西子湖畔”，一轮明月映在水里，秋虫唧唧，偶尔有“咕咕”的蛙鸣声，大得山响。二人站在水边，依依不舍。

莉萍回来，见父母亲正笑原振声说的“美着哩”这句话。虽然粗俗，但入耳中听，心想：“老实娃，说话实打实。”李进财道：“我就喜欢这样的小伙子！”老婆道：“没棱水的，八字还没见一撇哩，看把你高兴的！”

原振声回来，一夜都没睡好。他恍恍惚惚，迷迷离离，似梦似醒，开眼闭眼，莉萍的情影在眼前晃动。他已陷入晨雾升腾的爱的绿色沼泽中不能自拔……